

白于山的风

○王维

甲辰年二月二，临近傍晚，半暖半寒的西北风从延绵百余公里的白于山吹过，卷起万千黄沙和败叶，拂过悄然消融的雪、肆意萌芽的树和那些崭露头角经历过风雨终枯萎凋零的野草。一颗流星划过云晴相间、橙蓝相融、昼暮相连的天际，在沙沙作响的杨柳梢头乍现，随即失了踪影。我顿时泪流不止，暗自想：春风来了，流星落了，爷爷走了……

此后一两个月，风刮得愈发肆无忌惮了。若要深究，凭我主观臆断，白于山上的风有七成刮在了春天，二成刮在了冬天，夏秋仅得一成。只因春天的风刮得没日没夜、不依不饶、无尽无休，也让人无穷追忆，无限思量，无边憧憬。

关于刮风，先辈们最有发言权，随便就装一箩筐。爷爷曾说，他经历过不少黄风天，鸡少羊丢娃娃的事，早些时候的黄土地几近寸草不生，可谓“穷荒绝漠鸟不飞，万壑千山梦犹懒”。说书匠就在《十不亲》里弹唱：“人吃黄土常常在，黄土吃人一嘴影无踪”，又在《刮大风》里怨道：“铺天盖地的老黄风，刮得人都没处身。刮得那大山没有了顶，刮得那小树无踪影，刮得那碾翻烧饼，刮得那碾轱辘要流星……”

不过，白于山里的人都是些犟脾气、死脑筋也从不认怂、从不服输，誓与黄风黄沙黄土战到底。爷爷十三成家，二十八党，二十三就当上了村支书，成天领着头扎白手中、腰系红绸带、身穿羊皮袄的乡亲们吃大锅饭，起早贪黑抡锄头、挥铁锹、推单车，打坝蓄水，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将“人定胜天”阐释得淋漓尽致。父亲这一代，也个个如石光银三战狼窝沙一样虽蓬头垢面却心齐如磐，依旧打坝、修梯田、退耕还林……于是，杨、柳、榆、槐、松、柏等乔木，柠条、酸刺、沙柳等灌木，沙蒿、沙蓬等野草，就渐渐隐隐约约、星星点点、密密麻麻遍布在山梁沟涧间。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依旧刮，“白日地中出”“白日寒无色”还依稀可见，我小时候就在亮红晌午目睹过青天白日骤变黑天红日的异景，自然也领略过浮尘、扬沙、沙尘暴的威力，但“吃土”的日子终是与日俱减了。九零后特别是零零后生在白于山的娃娃

们多已扎在城里，像苏阳在《发芽》中唱的那样：日头出来月亮落，日出日落呀由不得我，把这热血凉水过，树叶难在树根落……他们偶尔回望既熟悉又陌生的白于山，惊呼果真望见了青山也看见了绿水，却实难有那股子乡愁涌现出来。正如《山海情》片尾，孩子们跑回涌泉村，看到美丽如画的西海固，不敢相信这就是得福、得宝、麦苗、水旺、尕娃这些父辈们昔日思夜想要逃离的贫瘠黄土坡，此间滋味道与谁人！

清明时节，山坡坡草黄又绿，杨柳青青，榆槐葱葱，松柏滔滔，杏花、桃花、梨花次第绽放，鲫鱼、鲤鱼、草鱼、花鲢纵情嬉戏，燕子、喜鹊、斑鸠、山鸡、布谷鸟轮番吟唱，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轰鸣作业，好一幅《白于山居图》！但我那守正不挠、坚韧不拔、勤奋不怠的爷爷却对此不知不觉，躺在永远寂静的黄土深处。

一阵西北风袭来，再无寒意却多了几分泥土清香。爷爷坟莹中竟兀自钻出几株艾草，柔嫩又青绿，正轻盈摇曳着。此时，脑子里闪现爷爷常对我说的话：天宝日月星辰，地宝五谷园林，国宝忠臣良将，家宝孝子贤孙。是呀，世间一切美好虽转瞬即逝却值得拥有，惟愿“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

分炖干后盛到盆里储藏起来，吃的时候挖一点。所以最期望春天到来，各种野菜迅速地生长，可以让肚子里的馋虫吃个饱。周末放假就拎着褡裢和小铲子，喊上村里的其他小孩一起到麦田里挖荠菜，到河滩的石头地里拔小蒜、白蒿和苜蓿菜。母亲用荠菜和白蒿蒸疙瘩，小蒜烙盒盒，苜蓿菜擀面条。蒸好的疙瘩撒上十三香、盐、红辣椒，用滚烫的热油一泼；烙好的小蒜盒盒，切成八块，盛上一碗米汤，一顿既美味又丰富的早饭就有了。先夹一口疙瘩，混着口水，囫圇吞枣般地咽下肚，再咬一大口小蒜盒盒，嚼两下就着米汤，顺着喉吃滑下去，直到将肚子塞得满满才知足。中午，母亲用豆腐、豆芽、胡萝卜，再挖点肉炒好臊子，煮好的苜蓿菜面拌上臊子，一筷子下去恨不得多夹些面条，一次吃过瘾。而此时的我，却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站立在办公室窗前，听着肚子发出的咕咕声，看着窗外的迎春花，想着家乡的美味，思念着家乡的亲人。

春天的家乡似花海，蜜蜂舞动翅膀穿梭在花海中，酿造属于自己的甜蜜生活。我在脑海中描绘着家乡的春天，用心感受着花海的韵味，想象黄黄的杏子挂满枝头，棵棵饱满的油菜弯下了腰，沉甸甸的麦穗低下了头，丰收的喜悦呈现在父母亲的脸上，而我的思念却在这里的春天里舞动。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全诗用问答的方式，想象出了两人秉烛夜谈、温馨浪漫的情景，“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这种思念，多么直白而沉郁。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信虽然寄出了，但李商隐的妻子王晏媿却病逝了，并没有收到这封情意绵绵的信。或许正因为这种残缺，穿越了时空，让无数后世感动泪奔。

遭此打击，李商隐从此对仕途心灰意冷，甚至开始参研佛经。李商隐在妻子去世的其余八年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回忆、悼念亡妻之上了，下面这首《暮秋独游曲江》可见一斑：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深知身在情长在”，虽然斯人已逝，但那份真情却长存人世！人生自是有情痴！触景生情，诗情余韵如那“江头江水声”，绵绵不绝、悠悠不尽，感人肺腑。

在他众多悼亡诗中，最著名的还是那首《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正如《无题》中所写，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至死心中只有爱妻王晏媿，可见用情之深。无题之题，何尝不是对思念、对内心的一种最高境界剖析？

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连载

书房溝

(118)

○李巨怀

书房沟王茂德保长的投诚之举异常简单和果敢。平生视武器为生命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日后防身更甯说看家护院的枪械。八十多支步枪，六挺机枪，一百多箱子子弹，七十套军服，三十多箱手榴弹，三门二八小钢炮，装了满满三大马车。王茂德一身素衣打扮，领着他清一色打扮的六十多名家丁浩浩荡荡出了王家堡，平生出门脚不沾地的王茂德第一次牵着他的坐骑领着他一样手无寸铁的隊伍向县城开进。他没有也不想向龙尾乡共产党的工作队投诚，在他眼里，以他龙中县第一地主武装的名头，应该直接向龙中县新任县长雷校长投降，这才不丢他的脸面。他从内心是想保住一点儿可怜兮兮的脸面，不想叫自己有太多的难堪。可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在他们这一行奇形怪状的队伍溜出王家堡，走到书房沟的青石板街口时，书房沟那些天天都起早的百姓，就把街口围得严严实实，想一睹书房沟土皇帝王茂德的西洋景。习惯了挺直腰、目视前方的这支队伍，一眼见沟里曾经很熟识的庄稼汉们，没人示意，个个都很不自然地低垂下曾经视万民为草芥的头颅。走在前面的王保长刚开始故作镇定给熟人打个招呼，可他的眼光发现他曾经的子民一个个惊恐、诧异、不解、仇视等多种复杂情绪交织的眼神时，便身不由己地把腰向下弓了又弓。有几个害怕连累自己，事后遭王茂德报复的庄稼汉刚瞥了一眼王保长就偷偷溜走了。当这支灰溜溜的队伍行进到慈安桥口时，书房沟千人空巷全都拥了过来，想看看他们书房沟曾经高高在上的当家人的笑话。当王茂德低头弯腰满脸尴尬地走到慈安桥中间时，他差一点儿和帖家孝撞个满怀。

“王大保长，您这身打扮是要去哪儿风光呀？”帖家孝摸着毛毛糙糙疏于打理的山羊胡子，满脸的坏笑。

王茂德把脸侧向一边，并没有正面回答宿敌的嘲笑，在这个千人唾弃的时刻，他得拿出他的大家子气来，不能也不敢和帖家孝冲突——在他负荆请罪向县府投诚的时候，他还出言不逊，大打出手，成何体统，脸面何在呢？不是更加丢人现眼、遭人唾弃吗？看着慈安桥中间毫不避让的帖家孝，他只停滞了几秒钟，侧身一让，躲开了在他眼里落井下石成心给他难堪的帖家孝，径直走了。

“王茂德，一路走好，我等着你回来喝酒。”王茂德的刻意避让，并没有换来帖家孝的认可，而是向王茂德心中射去了更加毒辣的利箭。

帖家孝的这一出戏多少还是有点儿意外，使得王茂德这次颇费心机的投诚之举顿失精神。帖家孝的肆意中伤并没有彻底地打疼他，他最为揪心的是，书房沟竟然千人空巷着他的西洋景，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可以在心中找出一万件他为书房沟家家户户百姓做的善事，有一万零一个理由能捂住书房沟百姓们的嘴，他就是没有想到他多年之前就暗度陈仓修筑的逃亡之路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经风雨。还好，除了帖家孝以外，他还没有听到其他人唾骂自己，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绝大多数人今天还是给他留了点儿面子，尤其是沟里他曾经对他们任性而为做事过头的贾三保李秋婵等几家人并没有跳出来毁他脸面，这叫他们多多少少还有点儿暖心。也正是帖家孝的这意外之举叫他一下子清醒了许多，在共产党执政坐天下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是被专政被打击的对象，如果早就放下武器，投诚县政府，还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想到这里，他心中竟然有了种时不待我的感觉，转身喊过姜财儿，叫后续的队伍加快步伐，赶紧向县城行进，尽快缴械投降，早早赢取主动。想到自己把人活到今天这种赶着时间去投降的地步，工于心计的王茂德心中不由得涌起了阵阵辛酸和凄凉。

(未完待续)

舞动在春天的思念

○乔诗淇

三月的微信朋友圈里晒的都是美图美景，有温暖和煦的太阳，洁白如玉的杏花，粉嫩带羞的桃花，香气怡人的玉兰，绿芽飘扬的柳条，满天飞舞的风筝，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

家乡的春天是花的海洋，洁白的杏花、黄灿灿的油菜花将青绿色的麦苗包围起来，描绘出一幅春意盎然的画面。我走在田间的小路上，两旁盛开的杏花随着微风飘落下来，犹如一片片的雪花落在了麦苗上，落在了油菜花上，落在了土地上，落在了我的身上。深吸一口气，满满的杏花香味，沁人心脾。路旁的青青的麦苗、金黄的油菜花也不示弱，竞相散发着属于它们的味道，似乎想要和杏花一比高下。摘下一朵杏花，花香浓而不腻，花瓣白如雪，花蕊红而不艳，放在鼻尖，闭上眼睛，尽情享受它的香味。那一刻，我的心是那样的安静、那样的甜蜜，仿佛我就是那画中的主角，站在杏花树下、麦田间静静地感受着春天的气息。电话声响起，将我从梦中惊醒，将我从家乡的花海拉回了远在千里的现实，而我的

思绪依然舞动在家乡的春天中。

家乡泾河滩，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泾河儿女。河水堆积起来的滩地，种满了油菜，成为一道最美的风景。三月，河滩上开满了油菜花，站在坡上，一眼望去，金色的花海在风中摇摆，此起彼伏，向着太阳招手，向着河水致敬，向着人们微笑。儿时的我，每到三月，总会和小伙伴一起到泾河滩玩耍，带着自己做的风筝，奔跑在河滩上，尽管它上不了天，但依然是欢声笑语。累了，坐在河滩上，找一块自己中意的石头，在河滩上写下梦想，写下快乐。折下一枝油菜花，请小伙伴插进头发里，想象自己变成一个花仙子，飞向天空，施展魔法，遍地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小伙伴们在花海中追逐嬉戏。那时虽然没有照相机可以记录下这些美妙的画面，但留在记忆中的感受和快乐却是抹不去的，并且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家乡的野菜是一种美味。小时候，由于条件限制，家里是一个月买一次肉，母亲将买来的肉切成小丁，用葱姜等调料来炖，直到将水

墨耘·曾广闲专栏



我信赖你的爱(1)

——治愈千年的古代文人伉俪故事

○墨耘

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少艰难困苦、悲欢离合，都一一漂走了，但却有那些举手投足间细微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份思念，在不经意间破晓而出，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划破历史长空，照进后世；后人也因为这一束束温暖的光，而享受，而感动，而慰藉，这恐怕就是情感的力量吧！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些把这种情感记录下来的人文以及所记录的女主人公，他们使真善美的情感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些女性，她们各自一些不经意的举动，被深爱着的丈夫捕捉到了，描绘出来，嵌入历史，让我们不断回味、感动！

李商隐夫妻(此情可待成追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句诗，不知赚取了多少后世的眼泪，而这首诗的女主人公，就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晏媿。

晚唐时期，牛李二党斗争异常激烈。李商

隐考中进士时出于牛党领袖令狐楚门下，因此被视作牛党。在令狐楚死后，无依无靠的他，转投泾原节度使王茂元手下做幕僚，而王属于李党一派。在王茂元家中，他偶遇了王家小女儿王晏媿，结果一见钟情，托好友予以撮合，25岁那年，成功迎娶了15岁的王晏媿，似乎是攀上豪门了。可惜的是，也正是因为这门婚事，李商隐同时得罪了牛李二党，仕途从此暗淡。“虽千万人吾往矣”，虽然他的政治生涯被摧毁了，输了当时，但他对爱的忠贞不渝，为他赢得了后世。

他们婚后的美满时光是短暂的，李商隐终究不能释怀于功名，还是到处奔波做官。虽然远在他乡，但王晏媿的一颦一笑，或是一言一行，都印在了李商隐的脑海里，所以当他远赴四川江州的任上，在一个秋雨潇潇之夜，他不由得思念起远在长安的妻子，便挥笔写就了那首著名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